龍塢集目錄

卷之三

雜著

卷之四

序

記

跋

題忠賢祠碑後銘 並序

龍塢集目錄

龍塢集卷之三

雜著

孝友說喩門子姪

夫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此是聖人之撝謙而垂訓於後世者也然今余諄諄誨汝之言固吾前日所受之庭訓而不敢有斯須之忘哉又以授之於汝輩欲不墜家訓之萬一者矣汝其誌之夫孝友者仁之先行之原寔萬善之本而天下古今之達道者是也是以成王命君陳首稱孝友吉甫頌張仲先歎孝友此其非行於家而聞於國者也耶蓼詩曰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棣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式相好矣毋相猶矣此二詩亦非孝子友弟之感泣者耶孝友本無別事事親之節無少懈怠怡聲愉色左右就養命則不違教則不怠晨昏必省出入必告勿爲惡勿踐危恆恐貽憂於父母者是爲志養勤耕稼漁樵之業以供甘旨者是爲體養志體俱摯而憂則懼喪則哀泣血三年生事之盡力死事之盡思不謂孝乎事兄克敬友弟克愛離則懷之聚則樂之食則同床寢則聯衾不私其妻子不蓄其財帛休戚共之不謂友乎望汝誌此夙夜毋怠

心說戒子弟

人爲萬物之靈而參爲三才曰惟心耳盖心之爲體虛靈不昧而其用則神妙莫測也先聖有訓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鄕及其操存也與聖賢一致而舍亾也與禽獸不異然則操存舍亾之間涵養省察之功所當汲汲無間斷而亦不能無氣稟物欲之蔽故智愚賢不肖之分於是有萬殊學者可不克謹用意於存養之功哉昔漢先帝有訓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必須夙夜戒飭宅心之固如抱璞自珍韜光內照靜以守之敬以持之而及

事至物來則隨機應之實若虛有若無急思緩安思危靜存動察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卒至於復其本明之體則是可謂參乎三才而無愧爲萬物之靈耳噫彼蚩蚩罔念而縱慾終陷於放僻奢侈之科聲色臭味之娛而不知反求反省於聖賢之訓卒至于亾其本心本心旣亾則是乃禽獸也然則所謂參三才靈萬物者何哉爾曹勿以言耄終身服膺兢兢自持而無或舍亾之時則聖賢不難到矣勉之哉

戒酒說示弟姪

夫酒之性熱熱故能助人陽氣爲百藥之長也是以

醫家有少則壯神過則損命之語酒之氣和和故用於享祀宴賓之席暢其鬱悶之情而自古聖賢凡愚君臣上下莫不以是爲禮酒之用可謂先於飲食之間矣然始儀狄之有作也禹以爲必有以酒亾國者遂疏儀狄而夏桀商紂之事明若觀火周公作酒誥以戒崇飲而豫杜後世生禍之端其故何哉盖以其性之熱故小飲則氣和多飲則氣亂而至於迷其性喪其身而不自覺也則此其非酒亾者耶抑詩之所以有俾出童羔之罰矣孔子之所以有惟酒無量不及亂之訓矣孟子之所以有樂酒無厭謂之亾之告

矣范詩之所以有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之戒矣蓋德將無醉雖曰中正君子之爲若不戒其多而過於浹洽則安有無醉之理乎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使之終日飮酒而不得醉此先王之所以備其禍者也語曰一盃人飮酒二盃酒飮酒三盃酒飮人酒飮人則忘形亦安有忘形而不至失事敗禮者乎余亦解飮久矣恒戒切於此而或不免快飮快飮則雖自以爲戒愼而以人觀我則難乎如平時樣者多盖快飮而謂之無失豈非自欺其心者耶噫余觀夫世之嗜崇飮者每多以勤事爲俗流而自處於

高致然考其終則所得只喪敗而已可不懼哉可不戒哉余於汝曹不無范公之慮故歷述前輩之戒後世之鑑而丁寧告戒汝曹其以余言爲不髦而終始服膺之則此不但汝曹身上之幸福家門之昌大余將屈指以俟矣乎

克己說

克己者學者做聖工夫上第一眞諦也是以視聽言動四勿之箴克己之先懋也明明德作新民止於至善克己而能進也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克己而加勉也蓋心之爲體虛靈不昧衆理畢俱而及其已發爲

外物之所感善惡判焉學者必十分用力審愼於此省乎已而祛其私無一毫之累乃復其初則此心井井有條於爲仁爲義爲禮爲知爲信而所履益篤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中道吁古之人自其克己而進德者非顏氏學而知之之聖耶其令名上下千載而無窮焉且以物喩而言之夫鑑之明無物不照然一有纖塵微滓之存而失其明必摩擦祛垢而後復其明玉之光爲物清瑩然一有點瑕些玷之汚而失其光必加琢磨之功而後復其光此物理之所固然也克己之功奚異於此哉噫彼蚩蚩者於心之發情

之動不能克己慾而循乎私放僻肆傲至於斁倫悖理寧不深歎哉敢爲此說庸爲朝夕警省焉

主敬說

大哉敬之爲義也禮曰主一於敬又曰毋不敬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聖人豈欺我哉盖敬者德之基也於五常五規之道非敬不行焉洞洞屬屬兢兢業業如履薄氷如臨深淵者皆是已然敬本在己不在於人是以君子者動靜語默日用事物之間一於敬而毋敢怠忽則無事不濟無行不善矣以之敬於朝廷則朝廷清乎君臣相愛以之敬於鄉

黨則鄕黨於變親踈悅服以之敬於家庭則家庭雍穆上下和順以至賓祀之禮飮射之法毋不敬而禮儀彬彬然雖終身行之敬則有餘矣然則敬之德至矣乎愼於獨戒於進主敬不已固不欺之道而出門如見大賓承事如奉大祭乃敬之大節前修之至訓也余常學而未能故述爲此說備爲常目之資焉

明倫說

聖人立敎先以五倫而明之故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子曰天下之達道有五此皆五倫之謂也盖五倫者天彝之常人道之大而其目曰君臣有

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臣之道君禮臣忠而以義合故用行舍藏然有世祿者無可去之理也父子之道父教子孝而天性之親故父母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終無怨悔而烝烝乂不格姦也子或不肖以貽父母之憂則國有定刑鄕有嚴科亦是也夫婦之道夫敬婦順而克謹內外之別然以義爲親故有一醮不再之義也長幼之道兄弟而有昆季鄕黨而有老少兄弟則分形連氣之親故古有聯衿同床之親切塤唱篪和之湛樂式相好矣無相猶矣鄕黨則非兄弟之比故一於敬而

無侵少凌長之弊者是也朋友之道以信合契以德輔仁故三益可友三損不可友則於擇友曷不審慎乎子曰不信乎朋友不得乎親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朋友之間雖若疎而實親所以列於人倫之中者是也嗚呼國而無倫必喪其國人而無倫必喪其家戒之慎之哉

會宗族誡告

帝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是乃唐堯命契爲司徒之訓也歷千古聖師傳受之統其丁寧告誡者不過如是則此乃天彝之明命蒙養之聖功咸以

正罔缺矣噫今天下滔滔洪襄之患滿目慘然覆溺之禍急於焦眉其誰救之此心如疢顧我宗族夫孰非祖先之精血也若昧於此五典則便是忘先豈肯有尊祖愛宗之心乎然則尊愛之道當奈何不過曰五惇哉之義也於戲人之生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夏外夷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乃天敍之典秉吾上帝所降之衷不爲外誘所奪雖在患難之中此心一無愧於天地神祇不悖乎聖賢君父而餘裕及於子孫矣第念舍此而只將目前之榮枯利害以戕賊其

所愛之衰則此天地神祇之所不佑聖賢君父之所不庇禍患之及不恤其身之陷於危亾而敗墜宗族子孫之可保乎盖其善惡邪正之報捷於影響可不戒哉可不愼哉惟願我宗族克謹克念不墜吾天叙之典而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一欠了豈非尊先裕後之道耶千萬勉之哉

以稼人說勉孫鳳煥讀書

古有稼老者課耕勤孜晝夜不息手足胼胝艱難立家於是旨養之供賓祀之禮莫不周擧兒亦勤守父業躬行不怠一無所廢家煕洽戚悅豫有孫則不然

生於逸習於逸懶惰成性不耕不讀使其父祖看作田舍翁卒敗先業濱於飢寒悲歎窮廬追悔莫及此稼人之前轍即窗人之後戒也汝其念之誌之耕也讀也毫無所異矣得喪在於勤慢學之勤者成於終學之怠者敗於後是以韓文公有一龍一猪之歎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吁夫子以生知之聖因學以明之顏子以克復之姿好學以成之汝今篤學克念則聖賢亦可以學而至之矣乃祖常有志學未就之歎以吾之不逮望於汝乃勵訓之至情也犂牛之子騂且

角非吾家未艾之慶耶汝須銘念此訓夙夜勤讀卒成乃祖未就之志焉

幽蘭操

物生理均而有薰蕕不同兮奚異乎羣小之異趣榛棘充塞乎要路兮曰蘭乎不芳也爾本不求媚於人兮在幽林而尚其志欲斂香而終不可掩兮猶令德之內修而外著彼衆草之叢雜日積兮自信實而安有改操懷屈子之步臯而紉佩好潔兮追孔弟之人室而摳衣敬趨周蓮陶菊獨愛之淺兮鮮有聞焉者今幾慕夫子之猗蘭兮故曰臭味之類肖

擊蒙訓

夫讀書欲學聖賢也聖賢之道本不遠人皆在我作聖之功灑掃應對進退雖爲小節存敬之階逕也須淨掃危坐收斂身心敬對方冊儼若陪聖賢問答樣則吾身誠無異在聖賢門弟子之列而不知不覺之中乃能薰陶德性變化氣質卒踐乎堂室之域矣然則雖生不並世而謂之親炙於孔孟之門可也且夫就師之道亦不可不詳審矣二程之於濂溪晦翁之於延平見其可師而師之至今傳以爲美談此非擇師受學者之義歟乎凡受學當如以器受水器正則

水隨而正器不正則水隨以不正可不慎哉

感古說

天地肇判人物始生於是乎陰陽調而尊卑位矣然風氣未闢如日之初昇故人之産也或有蛇身牛首之異而聰慧神明與天地合其德乃制宮室衣服嫁娶醫藥之法而開物成務河出驪圖之瑞伏羲則之畫奇偶之卦教以卜筮斷吉凶作爲君師而日用萬機觀法於天象於是政令之施書契之作自此始矣至堯舜禹相傳有惟精惟一之心法降于中古夏殷周相繼而作文質彬彬禮樂政敎莫斯爲盛然詐僞

世變以文王之聖身遭大艱有恤于羣小之歎乃變
作後天而演之以卦爻周公又演爻象施敎詳密程
夫子所謂聖人之憂天下來世至矣者此也噫天下
安寧數百年如日之中及周之末王法不行諸侯僭
僞弑君弑父之變踵武相接而異端邪說滔滔焉是
時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未能奉行天討
乃轍環天下而道不行于世歸而刪詩書正禮樂晩
喜易纘述彖象文言繫辭以理發揮之又作春秋垂
鈇鉞之誅於萬世使亂臣賊子知所懼而不得肆及
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功利熾而仁義塞雖欲闢之廓

如而奈百孔千瘡何噫斯文之慘乃至秦火而極矣五季風雨六朝塵煙尚忍言哉千五百餘年之後天啓宋運羣哲輩出雖謂之燦然復明而唐虞三代之盛不可復覩耳自渾沌來屈指于今洽日常小亂日常多此寔關天運之興替而但斯道則一脉與天地同終始終無泯滅之理而有其人則明無其人則晦矣久矣哉道之不明也天不生其人何哉嗚呼道之終於晦而已耶

敎育辨

夫敎者發明其倫理育者養成其材藝也盖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皆自三代以來所以設爲庠序學校而敎之是已竊嘗論之父母之於子也生育之恩與天地同而子之爲言慈也欲其就善避惡壽福無疆此其父母之慈情也師傅之於弟子也親炙之功與父母同而弟子之爲言視若己之子弟之謂也欲其陶鎔繩正才藝日就此其師傅之敎道也然則弟子之於師報之當如何必終身敬事之如父母可也然師與弟子之間亦當有取舍之辨凡師有學識聞望與夫德性威儀之足爲當世標準而後乃可從師而師亦有取弟子之法先

視其姿性端潔誠力篤實可以有成而後許其從學也此以義合故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豈有以吾父母之不賢而叛棄天性之親乎經曰父母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怒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而不陷於不義此以恩合故也噫方世遠人亾人倫幾斁師道不立教育之恩義已喪者久矣何以謂教育不明以其不論賢愚但以文取士使之奔競而不知自重故耳夫所謂科文者粉墨塗抹徒事虛華不務實業而及其末流風俗浮薄王法不振爲弊莫大至於納賂圖囑而紅白

牌勑敎旨有如市販之物則所謂有司者皆爲網利欺國之輩以此而求其忠直補闕之士得乎噫官爵國之公器也今之官人以金而不以人矣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而今與古相反雖欲望社稷之安寧亦可得乎可爲長太息者此也竊觀古之取士不然已有禮羅之名先自鄕學教之明而拔其俊乂升之于國學不以倉卒而試之熟考之審然後登庸于朝廷之上是以此貢擧之士無非賢良方正孝廉忠直之人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才上可以竭忠補袞下可以愛民敦俗而倘有國家

疎漏䏌身立節名垂竹帛與國終始者也此非前日父母之慈育師傅之明教而有賜之效也耶自是而忠君孝親敬師生三事一之道可得以言矣嗟夫世變層生斯道日淪此有志於治平者不可不汲汲於教育人材扶植世道而但今世所謂教育者自閭鄉郡國大小學校之設猶不下於三代之盛而所以教之受之者不過曰喜新厭常棄本逐末唾譏世之所謂宿德長老以爲朽敗無用而甚至於蔑視父師僊僊自由者滔滔焉而莫之禁究其終則只成一種絕滅倫常之學也謂之教育可乎此與孟子所謂入則

事其父兄出則事其長上之意相爲矛盾者不啻千萬而日狃習於南蠻之鴂舌北狄之獰喙胥溺於無父無君無師之域歎復奈何甚矣世之惑於維新之說也盖時有古今雖有聖人復生學制之規模節目必有斟酌損益於其間而安有蔑倫理追維新之爲哉嗚呼其不反省而求爲敎育則奈人類化爲禽獸何誠可慨也已

楚漢論

古人有言曰得人者興失人者亾斯言不誣矣秦爲無道失天下之人夫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秦之天下

方是時其勢喻若巨鹿之無主而放逸於曠漠之野疾足者可以得之此所以豪傑之並起於草澤而爭得失者也蓋弱不能制彊寡不能敵衆理勢固然也而劉項之勢反是以楚之彊大終不能敵弱少之漢何哉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之所在天下歸之何事不成是可謂無敵於天下也夫劉項相拒八年之間而劉氏之成帝業已兆於三軍縞素之日也噫以劉項初年彊弱之勢言之勝負不啻若霄壤之懸矣項氏以世世楚將將八千兵方其西渡也所向無敵羽以雄豪敵萬之勇蓋世拔山之氣受藉於阿叔

而曾以天下之心共尊義帝矣當是時也視其巍然之劉氏曾兒戲之不若而睥睨一世無可與敵已者則完幅天地如在一掌中孰不以謂項氏之物乎羽乃矯殺卿子冠軍而所過無不殘滅且弑義帝於江中殺子嬰於關中自是項氏之事大去矣吁彼鴻門席上所謂范老者何其愚哉擇主之日昧於識人之鑑而苟且以一玦欲決天下之勝負非愚而何哉況羽之為人不過好殺不已而范老之許身事之其可謂有知者乎嘗秦之失政不為不多而其源蓋出於坑儒焚書之餘義理都喪然而剝復一理極天罔墜

故高帝以恢廓大度傾聽三老之一言卽爲義帝發喪亦無殺一不辜得天下之心故人皆悅而歸之然則豈以一時之勝敗利鈍論天下之得失哉至於垓城一篇八千之衆如經霜萬木爲風搖落無一人背爲其主而向心效力者何也無乃義之所在人心同歸者也耶厚其惡而降之罰者是也歟孟子曰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吾以爲爲漢祖驅民者項籍也其言曰天亡我非戰之罪又何蠢若是嗚呼南宮宴席論楚漢之得失日轉漕之蕭何運籌之子房戰勝之韓信是爲三傑而高帝能用之此漢之所以得天

下也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失天下也假使
羽能用范增而言必聽計必從則高帝天授之命抑
亦摧折於項范之手乎吾以爲子房所謂殆天授非
人力者誠確論而後之所謂雖無沛公豈無沛公亦
不可謂不知天也

子房孔明論

蜀有巴漢之名已有先天之符命歟所以爲劉漢之
始終者也肇基於漢終業於漢而始有子房之際遇
終有孔明之顧聘殆天授豈人力爲哉始高帝之所
不欲而終昭烈之所不忍然而高帝之宅天下昭烈

之爭天下皆由於定蜀之後此可謂劉漢之運前後於巴蜀矣盖究其所以爲謀則豈非子房孔明之相先後者耶竊嘗論之以三劒勸韓信入蜀從故道還定三秦者是子房之所使遮張松還魏之路取其地圖使法正爲內應者是孔明之所畫此所謂漢之終始也延平李先生所謂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者寔正論也夫以棗栗敎兒作衣繻謠激項東歸使田横版楚使項不能西顧躡足附耳勸帝封韓眞王雖曰從容而用智之微譎已有先儒之正論豈可與激孫權動周瑜禱南屏之風勢成

赤壁之火戰而正大之論不小挫於吳士之舌戰者同日語哉觀鴻門借士絶食辟穀願從赤松子遊子房平生保身之計優矣觀北伐之計已定恐南蠻之議其後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孔明死而後已之志決矣太公既還之約已定教之不旋踵而追羽此豈孔明之所忍爲者耶程夫子不忍之論得矣且以出處之正大論之尤非子房之所可彷彿焉且讀出師表忠義之心溢於篇上亦可想見其爲人也噫人事之成敗利鈍寔關天命之隆替奚可以一時勝負論其優劣哉朱晦菴先生嘗贊其遺像而每稱之曰此三

代上人物可以爲王佐之才春秋享祀于卧龍庵之上其追慕之義非尋常比也杜工部有詩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曺張韓與於其中此可謂善形容而其正大之出處周密之籌畫今古莫儔矣又有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亦可想工部之追慕也孔明其眞三代後一人也歟

書管仲論後

余觀老泉之論管仲首言其相桓公覇諸侯終其身齊國富彊中言桓公聲不絶於耳色不絶於目而管仲在世之日竪刀開方易牙一匹夫而已末言史鰌

之死以不能進蘧伯玉不能退彌子瑕蕭何之死舉
曺參爲代繼之以彼管仲何以死也云其所論可謂
周盡無餘而以余觀之則可謂得其粗而未盡其精
也何以言之或問管仲知禮而子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
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或問於曾西曰吾子與管
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余於是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
卑也夫禮者一身之元符一國之紀綱視聽言動非
禮莫能運其身也其所謂一匡九合者蓋出於一時

伯者之詐力此賢於彼則有之而曾西所謂功烈如彼其卑者是正論也聲色亾國之機弃而桓公之不絶於耳目者必是豎刁開方易牙之所慫恿而先後者也一匹夫之說老泉從何得聞耶以管仲之專且久而三子之非人情不可近非臨終時刱見而刱聞也則黜之可也殺之可也僭禮人臣之大關而旣不能以禮自處則奚暇論三子之黜罰耶凡人之處世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古皆然夫差臥薪卒復殺父之讎而子胥受劒句踐嘗膽快雪會稽之恥而范蠡浮海方桓公出亾在外而返國出於九死十生之餘

苟有利國之策則不拘讎恩故因鮑叔之薦受射帶鉤之管仲用其謀而爲五伯首顧其功烈誠可謂高矣而曾西反以爲卑者特以其不知禮而王伯之術混爲一道故也向使管仲知禮則當禁聲色退其非人情之人進用賢人君子則史鰌之於伯玉蕭何之於曹參不獨專美而桓公之卜相已決於管仲垂死之前矣今則桓公之心已蕩然使管仲雖薦勝於已十倍之人柰桓公之不用何哉管仲之不爲子胥范蠡亦已幸也竊想管仲應晏然瞑目於地下矣而老泉所謂何以死者吾以爲過慮也豈非得其粗而未

得其精者也夫

瑞麥頌呈韓侯 敬烈

日一農老蹤蹤然來自懷出一莖兩歧麥數穗雙手奉獻曰此可謂祥歟怪歟自儂之老於農初見識是異事上舍主博覽彊記者多未知或有見聞於書史問否余受而置諸案上徐問曰今我侯韓公之治績子以爲如何曰侯之一心愛民非細民之肚所可量度而訟者平賦者均村無悍吏之吽夜無猜犬之吠此是細民等之所耳目者也云余曰然此侯之德之政之所以致難感之感耳且古有相符者存漁陽之

風謠張君之政著於漢朝之史舒州之歌舞胡公之
治稱於韓公之筆此其爲祥也明矣何怪之有因與
之酒而送之沉吟良久自語於心曰漁陽之風謠舒
州之歌舞皆漢唐盛時事而今世事抹摋抑未知
采風者載於國史而傳之來世否乎且未知我侯百
歲之後復有如昌黎者修其墓文庶有贊揚之道也
否乎自不勝感歎之私遂爲之歌而頌曰南風之薰
慍可解兮感應天理不相違一穗兩歧呈異瑞兮於
斯始信古歌謠淡淡麥酒浮新味兮天造敢言宜不
宜令名不藉民人口兮一穗兩歧齊尺碑案頭要閱

松沙誌兮指點乃知誰某賢可使風謠傳靑史兮漢唐美事奚獨專我侯之德終不可諼兮百千斯載可以傳

謹告坊內多士

夫賙窮恤貧古人義之掠美市恩君子恥之然則官源近日之所以助涓埃於隣里寔出於慕效古人之義助非爲此而欲掠美市恩於人也反聞坊內人士以謂此可頌而不可泯詢議坊內將擬醵金竪碑於周道云何其不諒人意之甚若爾則非徒陷人於釣名之科設議相役者亦恐未免爲鄕黨自好之恥

矣盖以羡餘而周人之急固秉彝之心也無此心非人無此心而彊爲之釣名官源雖曰無似釣名决非素志也千萬加意反思卽爲寢議勿生妄費於貧窮之人毋使招譏而得免恥笑於人則是乃相愛之道淡須寧度之地幸甚幸甚

再告坊內多士

夫稱人之善道人之美雖是好德之良心而人謂行誼之卓異必以人震異難行之事非謂摘以常事而輒加稱道之也朱子曰鄰里鄉黨有相助之義此不過常事而今僉君子之將伐石竪碑欲記念官源涓

埃之施於無涯者耶抑未知或蔽於相愛之情而忘其常事之不足顧耶言念至此不覺愧汗之沾衣也釣名之事誓不欲爲矣玆敢更斅如有相愛之道則毋使得過於鄕黨州閭此其非愛之深耶勿謂董役已半亟爲寢罷千萬申仰

司馬案印出通告

恭惟此司馬案國朝盛制也自國學以下至于州郡縣莫不有案上以考 列聖朝選士之恩典下以傳各家榮感之實籍者而至於本鄕舊有草本一部藏諸鄕齋然未免蠹殘而國事之岌業尚忍言哉自是

不能無感舊悲今之歎而恐有後漫漶無徵之慮故
繡梓之論於是乎發玆以仰布惟願僉尊同情協力
凾圖是役庶幾不忘　聖朝之遺恩克念世徽之罔
墜則亦非善述之事乎且多數成帙藏于齋播于各
家奚翅若名山之藏乎壽傳之盡莫如此久矣然則
將有考於千百歲之後也勉之幸甚

鄕解本稿 癸巳秋赴原州鄕科䓁捄

詩題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

彼果先王法言否何敢放肆今乾坤爲人爲已此中
辨希聖希賢共始原辭而闢之有我舌依舊周天春

日噉平生爲學道吾道楊墨之言非聖言斯門自有五覇辨舉世皆知三達尊先憂道學失其緖一部中庸師說存如何叔世道不一墨說楊言厖且喧悲絲泣歧總別境拔毛磨頂多病根西天斜日漸欲墜可惜浮生長夜昏鄒壇養得浩然氣斥異年來論說煩其功不下大禹氏所願惟思學孔門從今邪說不敢近聖人徒中孰弟昆行吾大道說傷綦反爾良心追放豚名言在茲人吾黨安宅多年爰處爰絃歌門外可入室榛棘班中能破藩狂瀾復回倒流地放海眞功初發源休治願挽舜堯世正格相尋洙泗村今人

謾謂我好辯邪正之間明所論

會試本稿 甲午春進士入格

詩題 鳳凰出於東方君子國見則天下安寧

保葭山碧烟花睡鍾得泰化元氣轉羽族拔萃三百

宗河運際解千一撰扶桑瑞日暎梧桐兆朕山河天

命眷禽中君子即鳳凰盖出於東寧則見棲於郊藪

聖人居鳴彼朝陽多士彥南之鸝鸐北幽吕山海經

中傳古諺詩登卷阿玩說文淑氣東方登顧眄蒼蘢

吉宿彩遠放白馬遺墟基鞏奠鄉稱仁壽國太平鶴

髮獲眉相後先將與之國必有祥鳳適來時人所羡

官名肇紀少昊世韶樂方成儀舜殿吾東至治相彼
知天下熙熙氏俗變時而隱見德輝覽世間昇平和
氣遍安安聖德暨咸若笑指東天秋實練丹山故洞
醴泉飮紫禁春風花雨濺如何東洛戒不聞周召當
時徒結戀文章已著九苞岑治化方隆千里甸羣賢
幾多吐鳳才附翼明朝來會弁

龍鳴集卷之三

龍塢集卷之四

序

龍塢齋自序

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盖龍陽精也得九爻陽德動以自彊不息之氣乃有變化莫測之象飛天潛淵人不可覩而至於見而在田其炳然五采之文丕顯而照人耳目有利見大人之兆驗矣此在塢之龍不幾於在田之龍歟是以蜿蜒之象光明之氣感入於心神虛靈不昧之中兆應於夢魂清淨不迷之間乃爲萬象之協吉非衆人攀鱗附翼之所可能

也人雖非攖龍之學天下物理皆從格致上得矣余
嘗專心劬學每謹獨於冥冥之中青馬前秋猥黍鄉
解然非素志也舍伯方遊宦於京師往往不禁孔懷
之思忽承貽書相招之命遂勉彊趍赴而入場屋前
一日夜夢有一老人披紫霞之裳立前詔余曰龍見
在塢汝當其兆號以龍塢孔合錫嘉因忽不見老人
阿誰想必馬當浦子安之所遇也乃蹶起危坐凝心
淨思作慰揖之狀矣翌日獲忝蓮榜自聞喜之後鶴
眉鶴髮常在夢寐之中粤五年己亥搆堂扁以龍塢
齋吁塢之龍齋之龍歟齋之龍塢之龍歟彼靈變底

物亦果初九乎九二乎九三乎質疑靡定而客又請主人氏名似是晉州鄭官源歲壬寅陽月吉日龍塢主人書

周甲生辰自序 並詩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程子曰人子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哉若具慶者可也眞確論然而自宋以來凡爲人子者爲親獻壽盛行禮俗是或一道耶嗟余早歲貧窶雖遇親晬未能供春酒稱壽此生平所憾恨耳於戲天祐東華華渚流虹之瑞昔在玄𤕭 聖上誕降粤上

元甲以來天申之節率土臣民感北闕之恩祝南山之壽是故雖非具慶者値其花甲或聽兒孫彩舞奉祝之宴以之同樂聖代太平矣嗚呼天運不吊粤在聖壽周甲未得行獻祝之擧臣民之恨切矣去壬子卽家兄中軍公之後甲雖難沮長姪司果次姪進士壽親之請黽勉從之一喜一悲之心未嘗不介于中倏爾光陰重逢彊圉大荒落三月三日亦余之後甲所謂兒孫輩自欲設壽親宴賓之禮然方蓼莪之痛無異榛苓之懷風樹之感便同風泉之思奈何遂不許其請嗟爾小子勿以此爲憾第俟後日父母壽考

兄弟無故國祚中恢宗社復興之會用叙今日未暢之志豈不可耶繫之以詩曰罔極親恩似昊天三三昔我始生年共成湛樂和風洽追慕劬勞孝思全世德況泯難裕後泉臺歸侍不遐前千秋聖節無消息更待何時壽域烟

新約稧序

約卽古藍田之鄉約而至晦翁畧增損焉此亦所以新之之意也凡約有四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是已條目之細雖不能枚舉其井井之義瑣瑣之條如綱舉而目張也噫余本蔑學愧乏

需世之用而亦非無意於進取矣自獲忝蓮榜以來世道日降人事百變將無如之何竊有慕於朴松堂歸老鄉里之義謀於隣近老少作爲此稧而鳩金若干以供春秋講信之資耳顧念村僻而俗俚不可全用舊約非前修損益之義耶且時有異同事有緩急故斟酌時務變通古規嚴立課條使克遵無違新約卽舊約也名之舊則可乎名之新則可乎取古書日日新之之意勉吾同稧之員而去舊而新之亦何傷㦲使此新約化吾鄉井風俗熙洽傳於無窮後之人視今爲舊而又有新之者否

輔宗稧序

稧者契也字典曰契合也約也券也人事之契合孰重於爲先也惟我中祖自星洞來斯而七代宗孫零替難保各處先塋歲一祭之儀將至闕享自是春露秋霜倍切怵惕悽愴之感矣於是乎門内某某會集相議不計豐儉一以義務鳩合得四石租爲先救給于宗家云亦云善矣揆以將來之難繼則寔不過救眼前瘡己也豈若遠圖之爲愈玆出一石租于門内而合力作稧圓成案券拮据於無窮則先塋香火庶幾有托矣勿以謂些而忘其所係之重各自惕念毋

愈則吾之稧其將永久矣乎咸曰諾於是乎書

聚稧案序

夫契信也上古以木符取信若合符契如執左契者皆是也後世有修稧事而加禾爲稧盖有稧則有財而契字之義在其中矣本面舊有鄕約稧所謂鄕約奚翅本面夷考茂邑十六坊無坊不有做藍田故事而名之卽三代鄕飮鄕射之禮也今徒循其名而能遵其約者幾希況自甲午亂後能守其稧者亦無幾矣此坊視十六坊最小而烟役之重甲於一邑昔日之綢繆拮据便成烏有余庸是慨然要聚坊內多士

成一稧不曰鄉約而曰聚襟鄉約所同也聚襟所獨也夫襟者卽襟契襟期襟懷之謂則此襟所聚之場豈有無禮無信而浼焉者乎見今案中之員已至四十有餘則亦云多矣既有稧員亦不可無需用之資故鳩若干財永保拮据惟我合襟之人恪勤循規復踐藍田之約則所聚青襟誠濟濟矣名不以鄉亦何傷哉且此稧也已舉於一坊則公也非私耳故稟于本倅李侯亦蒙印可而又立弁案之文凡爲此坊之氓者孰無感化響應之心乎子曰人而無信不立信之於人所係甚重於四端無不存於四時無不寄是

以聖人取以爲朋友之道而編於五規之列惟願同坊同稧之僉員永守咸覩終不失其信義之重則庶斯稧也永存於無窮矣旣有諸員襟合契合之約余亦執左契而俟之

正學案序

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韓子之所謂人其人火其書者豈非繼述前聖而能嚴於衛正斥邪之至論耶噫余嘗從遊於師友之間得聞邪正之辨而目今異言喧豗倒流狂瀾若彊弩之不可挽人情之幻化於禽獸之域者

是孰使之然哉赤子之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彼蚩然者初無父師賢嚴之教而自孩提至于少壯浮靡成習雖有格言至誨遂成扞格難入之患邪說悖言乃爲濡染胥溺之憂良可惻歎者也誓自玆以逞同我章甫追遵上古三老里門之規出入朝夕導之以孝悌開之以禮義而不爲異端邪說之所惑使知入而事其父兄出而事其長上禮讓之風習於目浹於心如着衣喫飯則其秉彝之性將復藹然感發於不知不覺之中而可見舞蹈作興之化矣豈不美且盛矣哉於是使一鄉士民結社十五選任掌之而依古藍

田之規善惡二籍使直月直日輯成名錄題其案曰正學惟我同志各踐案例扶正斥邪終無愧爲聖人之徒則庶斯稧之設亦將不爲無補於世敎云

咸陽朴氏門稧案序

九峀之山當西湖之衝逶迤磅礴於雲烟縹緲之外誠南中之一勝區也余偕一二同志尋幽探勝之餘順流而下宿于棗湖朴氏家盃盤浪藉余問有何不時之需若是豐潔也主人曰今日適吾門內修稧之日非直爲客設云敢問何稧主人曰惟我先祖自南下來肇基于此本支子姓團成一里居不離井葜不

出鄉而於以上先墓亦皆伐石以表之噫先父兄裕謨之綢繆靡不用極而挽近以來門衰祚薄多少宗族未能同閑散在各處一無恒產自曾祖山以下石儀凡節都無排置之力余以不肖念及於此不勝寒心謀于僉族迺得艱鳩若干財成案以設門規他日奉先之道將因此而庶幾不替焉則吾門之幸也余乃斂衽曰不亦善乎將余遊賞之路種種于此或有再到之日當先問此稧之成績如何矣主人曰諸請一言以序之余竊感焉遂書其問答之語如此云

記

六慕齋重修記

號齋六慕寓我六仍慕先之義也齋之建在昔我

純廟二年辛酉孟夏之日世代積爲數百𣻐矣傾墻

頹廡不能容掌餁之儀蠹棟朽欄又不足受釐之座

勢難支將而雲仍之蕃類曩時其麗尤多每省楸入

室孰無感愴之心也哉於是門論齊發議恊重建而

事係巨創華圭孱孫卒難致力故各自捐助余與三

從淡源族叔鍾喆均擔出六百金而其餘或百或十

亦至四五百緡總合爲數千金乃可以設役而但伐

木運石塗墍之役則各處雲仍合心齊力不日亟營

欂櫨株檽之用繩墨鉅斧之工莫不備足眞所謂父事子來安有僨誤小差之理乎上棟下宇恊大壯之吉東房西廡合同人之志翼然革然輪奐宏固於是如見精靈儼然有陟降之所終見子孫僾然戚履拇之繼詎不休哉惟我來裔以今日之志爲心追慕繼葺永久勿替則庶斯齋之將不朽於百世矣乎

石隱堂記

易曰介于石焉不終日知幾其神乎此指人之志確乎不拔而斂於隱者也噫昔我大人營業貧事親之際甘旨之供常患不贍遂棄學躬親漁樵耕稼之役

竟致資饒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舉六男皆敎之以義方而平生不好赫赫近名之事晩乃扁其堂曰石隱盖介其志而决於隱晦名姓之意也不肖嘗侍側恒戒之曰孝友行之源移以推之則忠信婣睦之道不外乎是耳汝輩其勉之毋怠而若趨時附勢汲汲乎取資級阿名利非吾志也且况時非可進者乎故自號以石隱必以吾之志克謹斂縮逍遙林泉不踰其素志則家聲之終不墜地其將在此矣然則吾雖九原而可以瞑目矣乎不肖無似竊恐斯須之或忘遂記其遺命之大槩于堂之左以備終身常目警省之

貧且示兒孫俾不忘迺祖先成家貽謨之勤苦云

松河齋記

日余謁松河主翁於秋山之下竊怪其號齋之義而問之曰夫人之爲號其取尚不一而亦莫不寓意於顧名思義之戒也今主翁之必取乎松河奚居翁莞爾久之曰盖世之稍有問名者必稱號重其名也吾何號爲哉吾初名驪源嘗松沙奇翁取吾居茂松驪出河之意而命之自是相愛者或不名而稱之故遂不辭而居之也余聞之蹶然曰大矣哉號也松物之後凋河水之待淸而翁乃士之挺豪此可謂三絶合

奇而奇翁命焉亦豈非四美之具歟翁嘗學於有道精透義理性且愼重溫雅正大質直平生所爲洞赤無邪曲崖岸乃知奇翁之命號以松洞者果不徒然乎哉翁吾族兄後名晩源子喜其字云

龍塢齋記

事有前定之或因夢而感焉熊羆之祥蝴蝶之幻其記不一噫余以不材獲忝癸巳鄉解雖非本志翌年春勉強赴會舍伯方在京館與之聯衾而宿是夜心忽耿耿假寐之間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擧止非凡因謂余曰今榜香名我爲汝先告必以龍塢號之孔合錫

嘉汝其誌之余曰榜名既得聞命矣敢問龍塢之義何也老人不答而去俄而曙鼓鼕鼕翌日叅榜果如其言而龍塢二字常在於胷中者幾二十有餘年矣竊惟龍者非常鱗之比也得水而變化乘雲而上下以塢配之何也吾知之矣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在田在塢不甚相遠是進而有利見之象也襄陽隆中有卧龍岡孔明嘗不求聞達逍遙於其間者也岡與塢亦相近是退而有自適之象矣此非事有前定而因夢而感焉者耶余乃惕然心悟肯構一齋顔曰龍塢而幅巾杖屨日逍遙於其中邀賢士友

講磨義理卒吾餘日不知老之將至而且有感於蘇長公詠檜詩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也故記之以夢中語欲不忘疇昔錫號老人繾綣之意云甲午式後二十二年乙卯龍塢主人記

智隱記

人之隱其道不一天下無道而隱知之隱也天下有道而隱不知之隱也然隱豈君子之本心哉故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然則公之所以號隱豈曾果於隱而不欲行之耶且隱而必曰智何也古之隱者或隱於山隱於水隱於耕釣隱於詩酒隱於陶冶

而今曰隱於智抑智而能隱之謂歟曰否否吾亦非無意於世者而早占世變於風紅雨綠始隱於智異山中中隱於屛智島中而終隱於長沙漁林之間此皆遺世蹇屯爲匪類異齊之所迫而隱豈其所欲也哉噫余觀其魁梧挺特之姿倜儻慷慨之志眞可謂世鮮其儔若遇時而得行其志則必以忠讜氣節不撓不挫雖千萬人吾往之志氣也非人所能及者而時運大去公亦老且病卒至於智隱而止可勝惜哉余於公景仰已久敢撮智隱之意如右云

洛下齋記

九凰之山雄麗奇特爲茂松之鎭從古尙德好義之士多出於其間洛下處士庾公九鉉禹甫盖其一也公嘗從事於文墨風雅洩懷吐膽無非玉屑瓊液當時英俊豪邁之士日相負棄問業於門而公能因其材而皆諄諄雅飭庶幾有陶鎔一世之量人稱洛下先生余於公忝在知舊之列推重景仰者久矣日過之扁其所居曰洛下請余一言相勗盖號之以洛下豈非居在洛城之下竊寓望美天涯之意也耶今以公之才之學若遇時而展其所抱之大則奚但爲一時聞人而止噫有若人而終始困屈於林泉巖穴之

中公雖恬靜自持無所介於懷世道之汚替從可想矣余於此竊有感焉不敢以不文辭遂書之如此云

松南舍伯入山記

夫出處隱顯人之大節係焉盖可以出顯而果於忘非也合於處隱而不知幾亦非也人之於此不能明着眼審着脚皆枉了一世而其人之賢不肖從可知矣是以古之君子所以兢兢於出處隱顯之間者豈非爲此也耶吾伯兄松南翁以風流豪雅之姿早事進取歷署閫職因以蓮榜科第資級耀於一門近來多少昌家之力實頼于玆噫天運一丕世變艱棘政

是叅天枳棘良禽孤逝之時於是乎自號松南而幡然解紱遯跡於九凰山淸溪之上以琴酒耕釣仍作叔世之良圖其退之也縱曰晩矣出處隱顯似無媿於古人之爲也或難之曰退旣晩矣則曷若不退而同其死生於 國憂孔艱之日立大節於身後之爲愈乎余竦然曰子之言壯則壯矣然見機之或有早晩古有其人而特取其勇退不屈之義則可矣何必殺身然後謂之節也哉古人詩曰淸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如有過淸溪山中而聞隻鶴之報則知吾松南翁之無恙矣乎

君洞齋重修記

武靈東十里有大小瓢山於諸山雖小而峯勢特然有壁立千仞底氣自山西行二三里許卽我十一代祖節制公十代祖校尉公幽宅也其大小瓢山之精氣可謂湊會於是陰陽家所謂鄭氏子姓之蕃衍家門之富饒科宦之連綿皆此山之蔭云抑或信然否耶其右傍有齋室未知刱建於何時而皆古制樸陋不足觀且墓直之居於西廡不潔莫甚余之居距齋稍遠省掃自然稀濶耳傳聞此齋爲風雨所滲撓將至顚覆之境云可勝歎哉或言於稍饒之族則曰冢

多子孫非特我而已問于貧窮之族則曰事當重修乃己而非吾指揮之所能及也此豈非所謂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者耶三月二十日即先祖歲一祭元乞日也余馳往拜叅一門老少咸集于齋余進而言曰此齋殆將難支若終至傾頹乃已則祖先陟降之靈其肯曰有後云乎咸曰諾余曰以余之所料不須費許多財力而凡棟樑榱桷可用者用之其添材則有邱木不必慮也瓦亦仍用其舊而計其新入者則其費亦恐不多若不及今修理將有尋斧柯之日矣悔何及焉於是僉議歸一各自出義以付享祀餘如

干儲蓄定有司董役未幾月而工告訖翌年春又往叅觀則風雨攸除山川改觀東西兩廡長幼有序墓直異室掌饌有所凡子孫之來叅祀者皆欣然有自得之意向所謂樂終者非耶咸曰此齋之重修寔上舍設始之力云余曰不然夫時有興替事有終始亦非人力所可强也意其吾祖先不昧之靈默佑於冥冥之中也歟遂書其顚末以俟後之理葺將不朽於無窮云爾

晩圃記

語曰富而好禮難吾友姜淵秀晩圃君殆庶幾乎其

人歟君晉陽望族世居于茂松之高山下自天福履
盛莫知之其聞望雅量可謂今世之山中宰相矣然
而晩圃君勤儉自守克幹厥蠱詩禮成習勞謙下士
兢兢然猶恐不及誠孝子人也君子人也然則謂之
富而好禮者非耶吾於晩圃少二歲而同鄕又同志
契誼自竹馬已篤耳聞吾之言者若不深知晩圃行
誼之實則其不以吾爲阿私所好者幾希矣吾雖無
似趨勢附豪非素志也亦豈肯阿私而誣於人耶其
胤君大湜亦能趾美繼述孝悌于家信於友而好施
於此可知其餘蔭之將靡涯而吾言之寔不誣矣曰

余過之扁晩圃二字於閒居之室余問豈晩圃秋容淡之意歟抑鬱鬱含晩翠之謂耶程子曰行或失於久守或移於晩觀吾子所以揭號則知其斂靖自守之戒老而愈淡切矣今晩圃之意豈非此歟君乃莞爾不答因奉酒爲酬旣醉而歌之曰 高山巖巖兮高人之邁晩圃淡淡兮晩節之守松菊之存兮志操不改靖節千古消息沒兮知愛者夏誰忘勢利而斂靖兮樂餘生從所好而祗自知

六華亭記

自吾先祖居于茂松盖久而茂松之南德林之東兀

然以高者卽吾六兄弟湛樂之六華亭也詩不云乎常棣之華蕚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茲署亭以六華者其非寓義於此歟盖吾兄弟同受吾父母之精而分形連氣者也自免父母之懷良知之切莫先於兄弟而及其有妻子則或不免私妻子而喪其天彝者有之可不戒哉夫篤友于兄弟而能感應於理者從古不一而觀於周公之禱天顧代田眞之紫荊枯榮庾衮之癘疾不染歷歷可驗矣其可不友也哉惟吾伯兄嘗將公早遊宦海晩占世變率吾們同隱于此好作叔世之良圖日夕促膝娓娓如棣華之聯

蕚韡韡所以和樂且湛之意亦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也吁兄及弟矣寔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死生急難兄弟孔懷同吾昆季者撫背撫腹如溫公之於伯康相與熙洽若塤唱篪和以爲兒孫之矜式則亭之以六華名者庶乎其有辭於來者歟亭凡單間僅庇風雨然繼而傳之不在乎亭之宏麗而亶在乎兒孫之昌大兒孫之昌大亦在乎孝友之不替斯亭之擴張而不朽吾將俟兒孫趾美之如何云

愧齋記

愧齋吾友金律初自號也余與翁有宿契日拜翁於

閒居敍寒暄畢敢問所以號愧之意何居翁哂而不答余以言激之曰翁之地位未居鼎鼐之任則伊尹之若撻于市朝非翁之愧也居無道之邦無富貴之名則原憲之問恥非翁之媿也旣不匿怨而友其人則左丘明之恥非翁之媿也言未旣翁撓手而止之曰否否吾之媿異於是請爲子陳之吾生晩於聖明之天而漆夜風雨喚醒無人詩所謂謂天盖高不敢不蹐此乃謂天媿也且未得生長京洛繁華之地而全蟄於草野寂寞之濱所友者麋鹿所侶者魚鰕此乃謂地媿也旣不生於聖賢之門則寧生於將相之

家行號施令以供一時之快而亦未爾此乃謂人愧也追念定省之暇甘旨之供未能如曾子之養志奉身之謹未能如樂正子之一擧足不敢忘此乃謂孝愧也顧此桑海之變雖一介之士忘身殉國者多矣而却縮首靦然苟存殘縷此乃謂忠愧也凡一擧目一揮手無非吾所媿處此所以名吾窩也余笑曰翁之愧若割半而與人人肯受之非獨媿之窩而已翁曰不然今世之所謂趨維新者得得然以是天爲樂天何有於愧以此地爲樂地何有於愧以是人爲樂人何有於媿噫凡父母之喪人子之固所自盡而環

顧一世曳裒居廬不知何等件事君國之慘此古今所以爲臣民者之沫血飲泣隱憂浩歎而不可一日忘于懷而有忍爲寇賊之倀者問渠豈有一半分媿恥底心乎然則子之所謂人肯受之者是何言甚矣子之迂也余無以應憮然有間曰孟子云無恥之恥無恥請以無媿之媿名是窩可乎翁曰子之所以慰吾則似然而何敢當也於是乎撮其問答之語以爲記繼之以詩曰　愧以名扁意不疎恒爲鑑戒愛吾居屹然砥柱誰能拔照若著龜用有餘淡藏美玉終無市滿座淸風獨對書湖天漠漠仍遐擧伴彼閒鷗

日事漁

德湖亭記

武靈之北一區形勝山曰大德湖曰乙聿湖之上山之麓有亭翼然扁之曰德湖者前熙川郡守李公敎儀菟裘之所也公德以成性抑亦符於德之名歟早效忱於殿寢克勤其職而無愆又出治於西關幾著茂績而知還肇基門戶而餘裕未艾歸養晨昏而怡愉不怠敎訓家庭而躬行以先曉趣於泉石日徜徉而自適盖有德者必有壽故天佑以多福能享石君之康寧生平事業寔可謂無憾者矣斯亭也軒厰爽

墱遠眺近觀無不呈露高山流水淸風明月皆爲主翁管領中物而遠焉其身後之慶庭除玉樹蔚然森立此非德家之餘蔭耶余以爲知公之深者不可以無此記云

跋

族譜跋

譜爲睦譜而不睦奚譜爲然吾有譜同高祖之親者此盖出於親親之道而余嘗疑其敦近而遺遠也今我晉陽氏之居於湖南者何莫非我忠莊公之後而先世修譜必有忠莊公之孫一體胥謀而未及於湖

嶺各派者非徒先系之自相鑿枘而且有事鉅力綿之歎耶此在吾宗不能無歉然然忠莊公以後世代蔓延于今二十餘世子孫之散處近省者其麗不億則較諸古人謀止同高祖之親已至矣壬癸以後修譜九四舉而距甲戌之修則未滿一紀可謂年近而僉宗之謀叓修者非直以甲戌之譜有未盡善間經甲午之搶攘此邑之譜有異於彼邑彼家之牒亦有不同於此家顧其勢不得不叓修乃已也況今世級日降異日名山之藏不知出於誰家也是以詢謀僉同經始于辛丑歲正竣功于秋初若是其速者以先

父老用慮於先系之遺漏而廣搜博采以實其錄之力也嗚呼其遺後之澤至矣乎然則今之所編者無過曰子孫錄而已豈不欿且遠矣乎余以無似猥叅掌庫之任雖知其周旋擔用極艱于孱孫之門豈敢以利害勤苦而辭半臂之力於爲先之地哉且吾家兄棘韋出身之後位躋閫職而其外聯名資級稍饒食報寔蒙遺蔭於祖先者亦已淡矣敢不盡心玆敘述其顚末如此云

家乘譜䟦

祖宗之精神心靈流通於子孫聖人固言之詳矣此

彝倫精微切實處而人家吉凶盛衰亦可謂旁照之一諡也或問之曰先王制禮下殺旁殺澤斬於上服竆於下體魄塵沒神魂烟散一世而二世十世而百世安有所謂精神之流通者乎余愕然曰是何言也如子之言則子之父祖之精亦不流通於子之身乎子之父祖亦有父祖推而上之父祖之父祖可以溯至於得姓之祖則殷周肇基之跡雖謂之流通於玄鳥邠巨人跡亦不爲過言也是故人家修譜或於兵燹之後草創之際有所闕失而先系或未能紹述則當時先父兄之苦心血誠廣搜博訪期於昭穆至當

之歸者皆有見於此而非出於好事者徼名之爲也噫子之言豈不幾於忘先亂倫釀出後世無窮之禍乎此不明於一本萬殊之理故也凡譜之所以設豈非有懼於此耶嗚呼今余之爲此乘者一遵全譜之成規以備私家考覽昭穆世代之簡便雖在千百世之後昭穆世代井井不紊焉則我祖宗流通之精神豈不洋洋乎如在於上下矣乎問者憮然而退因悉次問答之語如右云

聖廟重修後叙

廟祠之有建修寔先 聖尊享之所而曰大成殿生

民教化之本多士仰慕之地禮莫重焉儀莫盛焉曰明倫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係焉壇上壇下春色不老文杏彬彬齋西齋東儒風可觀菁莪濟濟創建維久嗣葺能幾積歲經秋瓦毀而墁畫旁風上雨屋漏而棟撓其或奉修之不謹迺者妥靈之靡寧丁二奠菜周旋堂廡而感歎月兩上香瞻拜門表而惕厲更圖修理爰謀經庸明府洪侯之數百俸金寔篤慕聖之意吾黨章甫之三千出義均是崇師之誠奉位移安菜禮辰吉擇匠趨事材工子來左準右規下棟上瓦堦楹依舊階只降只塈雘維新輪焉奐焉寅

餞殷仲經之始設申命和叔告厥訖功廟貌儼然宇壯而棟隆攸除風雨之慮夫子太極陽復而陰妥寔見乾坤之心奉安從賢兩序兩廡明薦釋菜一并一藻俎豆之遺儀苾芬如故罍罇之修餙燦爛復新更築周垣垣墻焉焉改立直庫庫門翼翼且落且成善禱善頌頌曰禮義相軆春秋無斁凡厥君子興起聖化講禮明義修齊無咎自新革舊觀感殿宇

司馬案跋

升諸司馬曰進士自昔漢唐以來所以取人才治天下之規模也逮我　列聖朝其規尤備而密肇置試

式增廣解額於是懷抱才德之士羅列于朝可謂思
皇多士生此王國也自　上特降恩旨登印榜目名
之曰司馬榜者盖取升諸司馬之意自是列邑亦各
有案遵倣國制也吾鄉數百年以來碩德鴻儒名公
巨卿項背相望盡載此案豈不尊且重歟余以不才
猥登國庠　天恩感激意欲圖報涓埃以答昇平矣
不幸國運桑海鄉邑沿革懼夫是案久而泯焉乃與
生進家子孫謀壽傳之計而舊案之手草間多塗擦
增衍之弊故繕寫募工以作金石之文其所費以本
齋之財隨所入酬用案規則各員諱啣下先書某年

科某貫人又於旁註各書名行實蹟顯祖以備後覽之昭詳焉余以愚魯猥叅讎校之任畧書其顚末以付于下云

祭文

祭小蠹先生文

維歲壬寅十一月干支朔十五日干支門生官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再拜哭告于 先生象生之筵曰嗚呼官源少讀檀弓至泰山其頹乎樑木其摧乎盖尋常看過猶不能忘情者或有之自從先生遊見先生居蘆沙之喪其蒼黃罔措之痛有若泰山棟樑之

頹摧始信古書之不誣矣今先生之奄棄後生也安仰安倣之痛頓覺泰山眞頹樑木眞摧也嗚呼痛哉天胡不遺降割斯文若是其酷耶傳受心法其將屬之疇耶嗚呼先生應拜父兄師友於地下油油翼翼進退和易可以盡平生追慕之情矣先生則無憾而抑未知地上平日所恃而爲父兄所恃而爲師友者將何所仰而爲情耶何先生之安於彼而忘於此若是其決然耶嗚呼表之所偃影將安依聲之所竆響將疇應嗚呼先生道德之淵奧文章之發越非飮河之腹所可窺測而以著顯於耳目者論之則先生之

居家自少至長生養承重凡六喪十八年執禮如一日生事葬祭之孝至矣自弱冠立蘆門進退四十餘年一心之誠敬與夫觀佛日記足可爲後生模範則先生事一之義至矣晦翁夫子過宮一疏使夷狄有興兵問罪之舉而先生壬午一疏之明倫正義於晦翁有光矣使國君行之則豈有今日之事哉此先生戀　君之忠亦至矣嗚呼痛哉日暮途遠墻埴冥行將誰指引使不顚倒嗚呼官源族則弟兄義則師生從事平生庶幾開蒙大限永隔今焉已矣天地閶闔此痛曷極伏惟英靈庶幾鑑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閔忠正公文

維歲次丁未正月癸巳朔二十日壬子世生鄭官源遣子枋珪謹齋菲奠齋沐再拜哭告于輔國合閤下靈筵嗚呼痛哉疆闢三千運啓五百撑天極地正氣斯鍾氤氳胚胎挺生忠直黼黻文章補袞其職位躋黃扉心存杜稷身繫安危義同休戚蠹國蔽聰執料蝨賊諫失虞奇退有齊蠋國步艱難臣民罔極血腔憤激以死報國痛徹蒼天誠貫白日人孰無死萬億公獨嗚呼痛哉天感其忠乃生血竹胡爲其然儼乎枝葉是可歎也凜乎其節節炳圖翁感亦是若麗鮮

二公忠義並煒嗚呼痛哉埃報靡今籠庇在昔辜負者多趑未趑哭如泉淚懸如崩心鑿哭何敢私憂國愈切公安適歸不孫其德千古薇山在彼突兀求仁成仁俯仰何恨瓣香一辭告罄微悃嗚呼痛哉神其歆格伏惟尚饗

祭族弟時海文

維歲次丙午閏四月日族兄官源謹具菲奠告于族弟義士像生之筵而哭之曰嗚呼痛哉竭孝於親百行之式立節於國千古之卓仁莫斯若義莫斯特嗚呼若人孝義斯極早事勉翕淡究聖學時值丙丁國

步蹐蹐倍飭舉義屢經險棘事左玉川烏夷猝追雷
電虩虩旻天斯爀丸流如雨翼師以射赤血傾川白
日貫虹英靈不散氣凝天東海岳咸嚬巷哭如沸噫
天之運一何極否江河之水至寃莫雪日月之照窮
恨難燭彼蒼者天奈何不弔凶存吉慘難諶者理大
廈將傾焉支一木隻手擎天勢窮靡力烈烈丹忠炳
炳星日蕙性葵質既超等倫竹心松節求古幾人臨
難不懼殺身成仁蜮蝎貔貅曷敗吾事芳名在茲死
猶不死忝在族誼悲榮交摯哭奠于遣情溢辭縮靈
其不昧庶幾鑑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曺叅奉日承文

維歲次壬子九月日世生晉州鄭官源謹以菲薄之奠哭告于故叅奉曺公靈筵曰嗚呼文白首而屈造化稟兼與之理業靑氊而傳子孫有裕後之謨恭惟我公以文藝姿生忠信邑奕葉承承家聲望汝湄華胄終年屹屹學術擅吾鄕巨儒念生平追逐之惟舊許兩相志氣之深投須蓬麻椑翰墨早從沿槧之會依薑樹設衣冠曩同幹事之揚一塾難容勸後生讀自任八耋已卲享仁者壽有徵緣邇來好賢之誠不勤恨近日承候之便頗濶聽薤露而興懷吾生無涯

之感罘罳撫風樹而垂淚孝子罔極之痛可想古來
賢達孰不黃壤而可惜若人已矣乎蓼莪之節遽承
堂封之音佳城方開歎佑之福緣可占玉樹斯蘗風
儀之彷彿安覩德鄰忽孤士夫園林相望十里距幽
宅永吉長者衣履無恙千歲藏是所以哀些可作孰
不曰情曲堪悲語平生事業寔信士也善士也觀隆
邵康寧貞神人如仙人如不匹者存吾鄉之人巠推
重哀死也切此時之我懷可諒哭之痛兮何嗟及矣
公之逝也倪若大寐考終曰仙化脫塵埃痕吉兆雖
世艱卜永寧所鳴呼敢竭鄙悃陳此誄辭餘厤所及

可卜子孫之蕃昌英靈不昧庶鑑友生之微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樵南漢英文

維歲壬子十一月日友人鄭官源病未能自力使家兒枋珪謹具酒果祭文哭告于樵南宋公之靈曰嗚呼朋友之道自竹馬而土羹玄髮忽其戴白姑未數其衷情雖百齡如一朝况未滿乎百齡顧念盛德不孤兒遠我而靡他爰如膠而如漆粤前日之枉書尚燦然其手筆噫造物之惡圓莫逃音之頻承完非復其昔時庶氣骨之嶒崚睨壽岡而竟日對樽前之隻

影然惟恃其康寧孰謂忽啓此程執手又其撫柩一
未伸我情哀矧未暇乎執紼遽爾踰此堂封何世故
之誤我辜負於公至此如九原之可作公責我以何
緊惟庶可慰者存公之胤兮克肖將不憂夫承裕踵
相講乎世契夫孰先而孰後悵此菲奠只有心香魂
彷彿其不昧兮庶幾鑑此肺腑嗚呼痛哉尚饗

祭庾立身齋敬求文

嗚呼錦湖之右漢挐之北山水雄麗萃乎其卓忠孝
古家篤生斯人文獻淵藪派流有源盤鬱茂松百歲
靈根不顯亦世安貞文元乃知高節不摧歲寒嗚呼

痛哉乙未之讎乙巳之恥庚戌之變三千里內五百年間化育生成士林臣庶長聲大痛徹于九天而義哉斯人卓然炳然氣衝于冠誓不欲生絶穀七日奮鬚張目毅然正席而逝嗚呼偉哉何其壯也斯人也年未五旬見道分明能從容取義未知其生質之美耶學問之力耶噫當時六忠諸賢受國厚恩固其義分而以若耿然韋布之士不受一命而猶能殉國乃知夫取義捐軀不在乎位而惟在乎人也嗚呼斯人讀書山中四十餘年竭孝於親志體俱養平生誠勤以聖賢爲依歸値時之否斷之以義如彼巍然嗚呼

斯人何其壯哉九水之水瀝血淚漲長沙之沙恨不
籌竊敢具菲奠慰此英靈靈其有知庶幾歆格

祭族弟興源文

維歲己未五月干支朔二十九日干支族兄官源謹
以菲奠哭告于族弟興源靈輀之前曰嗚呼哀哉天
姿篤實不好近名孝根于性竭力盡誠甘旨不贍嘗
患清貧躬親耕稼家道稍伸左右就養備物便身及
丁親艱淚血身瘠殫心奉先買山竪石善者必福有
子三人教有義方學業就新處事正當規模方直雖
在倉卒衣冠必飭不藏人善不論人惡潦室之憂每

切于國聞變上洛隱歎浩哭推孝於君秉彝爲極顧此彛似恒切效則誼在花樹相親尤篤年則同庚呼我以兄稟質既厚老猶康寧每與論壽恆期遐齡豈意一朝遽有此行丹旐催路風凄雨悲蕪辭數行哭我情私靈其不昧庶幾歆玆嗚呼哀哉

祭再從叔母高氏夫人文

維歲癸卯二月干支朔十一日干支從子宫源謹具酒果脯醢再拜哭告于再從叔母高氏終期之遊曰

嗚呼痛哉昔我再從叔考不幸于二十四歲伊時叔母年方二十六而今殁于八十四距叔考殁自青春

守義凡六十餘年矣膝下只有子子一稺資産亦甚艱窶經紀調度之窘尚忍言哉含冤忍痛晝宵紡織以救飢寒慈養一稺至于成長及抱一孫而子又不幸慈養一孫至于成長及抱曾孫孫又不幸噫家門之慘禍一何極耶嗚呼悲哉然而叔母一片烈衷凜乎冰雪不足爲冷九曲硬腸確乎鐵石不足爲堅非不知卽爲下從之爲義痛念家門之無託益篤家務拊育曾孫期在後嗣而形影相弔終不以盛衰存亡易心改節嗚呼叔母漢陳孝婦曹家令女紫陽復作豈讓一籌値時不古薦褒無期痛矣哉觀叔母之苦

心血誠則降祥湊福宜不遲延于何不臧降慘斯極天乎理乎實難諶斯平生勤苦之效猶有一子可託後事安知異日福善之理之冥佑默契乃發於此子之身而將無窮矣乎悶痛曷旣慰幸在玆嗚呼叔母可以瞑目今當終期臨筵奠哭涕洟如泉情禮靡極伏惟尊靈庶幾鑑格嗚呼哀哉尙饗

悼長子婦羅氏文

維歲丙辰四月日舅告于亾子婦羅氏之靈嗚呼悲哉汝其逝耶抑不逝而吾以爲夢耶抑非夢而汝之逝果乎其眞耶吾之眚何其毒而値此酷慘之變於

吾之生前耶天乎人乎罔知攸究也嗚呼自汝結禮淑德懿範克遵姆教鄉鄰欽頌自歸于家閨範整肅宗族親睦怡愉和順而百凡咸宜人稱女士門運孔慘遽罹此毒噫惟爾介婦自汝之逝獨守隻影孝養彌篤如無效藝安能知此神明有感遺我螟抱幸此繼續實賴爾德嗚呼悲哉爾舅爾姑蕭蕭在堂甘旨之供其誰代之呱呱幼稺哀號繞膝撫育之責其誰代之痛念及此不覺哽塞鳳兒大禮只隔不久嗚呼汝其知之耶不知耶彌倫情追告此慰汝嗚呼回看一世槩乎頑鈍無知者或享遐壽孝順有德者多不

免夭神理之難諶其若是耶己焉哉命矣夫悲念之極寧欲無言而不能不一言神其有知庶幾來格嗚呼悲哉

垗㚔山祈雨祭文

瞻彼垗㚔祈雨築壇曰肅曰乂時雨時陽天高聽卑孰云冥冥熯其乾矣農月適丁桔槹徒勞禾黍卒痒原田告憫石山焦傷夙夜虔禱圭璧旣具伏惟神明亟賜甘澍

高山祈雨祭文

天作高山鎮我郡南民具瞻仰神其降監百丈神湫

蓄雲醲雨民命維重厥施斯普目今仲夏農務方殷彌月恒陽惟日望雲白茅清酤虔禱彼蒼誠愧菲薄望溢稻粱卽賜甘霈豐歲穰穰

竹島祈雨祭文

維神蓬萊大幹蒼竹孤嶼下有天池神鱗攸處元氣絪緼變化不測時若甘雨斯民足食民何無祿旱旣荐臻灌溉靡及枯槹罔因三壇同墠一酌精禋明心潔齊祝辭敷陳神其恤我眚赦施均萋渰不日油霈如春蒼生蹈舞樂歲終身

社稷壇祈雨祭文

維土維穀主我壇雩靡土何穀靡穀何糊大呼快活
時若其雨蒼生何辜赤魃斯怒龜圻于野魚喁其堡
終朝微雨庶慰農圃一炷淸香兩墠淨掃輿情渴極
天監孔昭沛然下注徯我其蘇

上樑文

龍塢齋上樑文

人塢屋而射策夢見燒尾之雲龍建棟宇而訖功吉
協營室之星象鱗之爲震翼然而臨伏惟我晉陽氏
先世播芬自于咸平中年人茂繼出文武蔚然趾美
猗歟有光浸以式微詎勝咨歎顧此榮枯販生之命

實由寤寐龍夢之祥何幸姓名傳唱於鴻臚異哉快見九五象之陽不圖詩文巍擢於乙榜休矣允協三百虫之長爰謀經始迺見圭測方中式遵兹吉亦取卦遇大壯短麓之礎安焉新占郎舊址茂原之材均矣小衹兼大宋上棟下宇乃藏書之室穹窿東廠西軒爰延賓之所寬廣訖梓手而告厥功揭扁額而取底意若稱龜室則謙於淹瀆不過卜筮之決疑設言鳳臺則近於豪華非耽詠觴之優遊曷若騰風雲變化也孰勝潛湫淵蟠屈乎吾之堂僭恐有矜夸我之才非能無馴御白首老伯退仕桑梠之里湛哉飲於

斯寢於斯彩衣舍姪並恩蓮桂之班愛美笑於此談
於此弟昆則二人久了最美荀氏之家聲閭里也累
世居來無媿太史之門號基傳靑烏之卜樑書黃猪
之年三字耀楣庶圖不朽燕而落之烏不美哉兒郎
偉抛樑東追慕吾先積善功年方強仕通儒籍自媿
名忝國子宮抛樑西月峯崔嵂白雲低願言時賜甘
霖雨樂歲穰穰稼蕭畦抛樑南方堤水漲綠蒲涵問
渠那得淸如許爲有源流湲且淡抛樑北　皇闕遥
遥雲五色草野臣民報蔑毫仰歎稽首天之極抛樑
上利筮雷天何彼壯家工副此指揮功繩墨準規用

意正拋樑下門外四時來長者詩禮文章貽厥謨林泉風月樂餘裕伏願上樑之後邪自退祥日臻蜿蜒之氣盤結松如茂竹如苞而不替熊羆之祥綿延達之榜桂之籍也無窮

行狀

先考 贈參判府君家狀

府君姓鄭氏諱鍾翊字振汝號石隱系出晉州以麗朝平章事英節公諱藝爲鼻祖而兩館大提學諱時陽號松巖是中祖也是生諱裕號學堂文侍中是生諱守均謚文忠官至左贊成以淸白志節著于史乘

傳三世有忠務公諱安社號竹坡文密直事封壽川君是生文英公諱需文大提學封晉陽府院君三傳文良公諱乙輔號勉齋文都僉議贊成至藝文館大提學三傳忠莊公諱璜官至平章事封晉陽君知國政將亂退歸田里屢徵不起以議謚事忤時輩貶于靈光仍居咸平是生諱咸道人我　定廟朝行咸從縣令是生諱維綿紬皆行縣宰嘗於壽親之宴並掛四印於月岳里槐亭後人稱四印亭二傳至贊成諱繼童郎縣監公綿之孫也二傳至諱億錄　中廟原從勳是生諱宗堯宗舜宗禹宗文而宗舜以水軍節制

使婚居于茂長寔府君十世祖也自是世襲簪組四傳至副護軍諱維周以文學行誼爲世推重 孝廟朝屢徵不仕二傳至諱師復卽府君高祖也曾祖諱萬壽性至孝竭力養親其懿行美蹟屢登士林薦剡贈司僕寺正諱亨錫 贈戶曹叅議諱宅奎祖若考二世也府君寔諱瑞奎所生而出系于從叔諱宅奎廣州李氏諱仁國女其本生妣也全州李氏諱吉運女其所後妣也 純廟丙戌正月三日府君生于茂長縣犬寺而梅山里第後移居于石谷面方築洞府君生而天姿魁偉性度純正自髫齡已有良知之誠

克篤孝友稍長以親命出事養庭常以菽水之供不
若人爲淺恨遂服勤於漁樵耕稼之間左右就養便
身之物莫不畢給而不恤其軆之無全衣鄰里感歎
嘖嘖稱孝子人及丁兩艱攀擗哀號幾絶方蘇初終
葬祭務從禮制每值喪餘追慕如新雖於遠代之祭
必殫誠敬常戒家人曰凡祭祀貴誠不貴豊須蠲潔
其陳獻之需且與生家伯兄友愛愈篤先建兄居而
後營已室有無歡戚必與共之終身勤苦不免貧窶
而不以爲苦恒以兒輩之敎誨爲憂與族兄鍾三築
書室於洞中購得累百卷書籍儲之而每見人家子

弟之無書冊者則必借與勸學而子姪輩或戲遊怠業則輒嚴訶諄誘曰吾家零替不振久矣汝輩當惕念勤學終至立身揚名則是乃翁之志願也及子遊京館家無擔石而不吝旅費且於鄉隣無論同儕常賤間有疾病憂患必日夕躬往慰問其天性之眞率如此嗚呼府君以　上壬戌子十一月八日歿于正寢享年六十三維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茂長縣白石面方築村後甲原追　贈嘉善大夫戶曹叅判配貞夫人竹山安氏早世無育繼娶長興高氏擧六男一女男長明源官至營將娶咸陽朴氏載弼女次

官源成均進士娶慶州金氏議官相瓚女無育繼娶
全州李氏義禁府事甲宇女次聖源叅奉娶茂松庾
氏致恒女次始源叅奉娶茂松庾氏東八女繼娶安
東權氏大休女次忠源主事娶草溪卞氏文華女繼
娶清道金氏秀學女次和源叅奉娶光山金氏箕燉
女繼娶咸平李氏有馨女女適高興柳濟豊孫男司
果休暎進士休豐明源出枋珪枋欣枋宖官源出休
貴聖源出始源無嗣休采休性休龍忠源出休喆休
珍休玉休吉和源出休喆出系始源后外孫男伯胤
曾玄以下多不盡錄噫府君平生以孝友睦婣勤儉

恭遜八字爲持身存心之符奉先以誠教子以義接人以恭及物以惠而一言一事無敢或惰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其非此歟吾固知今日後仍之粗守門戶而不至於零替者皆吾府君勤苦積德之餘蔭也府君之平日懿行茂蹟宜不止此而不肖無似未能盡述於趨庭謦咳之餘畧掇其生卒行治之大槩恭俟世之知德者有以考焉

遺事

竹齋羅公 鍾泰 遺事

武靈東台山下竹齋羅公出焉卽松齋先生后夫松

竹之性貞固自持雖嚴霜大冬之中凜然有不可摧折之氣蓋非凡卉所可比倫者也噫余於竹翁有通家之好其相從也每源源余已詳悉其志節之高矣翁之恒言曰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寔臣子之職分豈有所不可能者乎適値丙丁 國艱孔慘而翁方身嬰病疴惟以未由涓埃之報爲滿腔痛恨聞其友人金竹峯之將有意赴難遂傾家應用竹峯之擧義蓋自此始嗚呼台山橫來之厄出其不意則是白玉之潔誤受蒼蠅之汚惟彼乖訛自何做出於合陣戰亡者之口而害此仁善以義傷義乎從古獻玉之計竟

歸刖足之禍見今捐金之義反受隕身之資以若竹峯之明豈有不悟之理卒乃撫實辨白亟致謝書昭然自在雖一心無疑百身難贖第念橫來之厄自古賢人達士亦有所不得免焉者吾固知竹翁之死無損於竹峯之節而庶可扶植綱常於後世耳嗟夫閔忠正宋文正趙忠貞崔勉庵諸先生接踵殉節先於竹翁則翁之靈庶應下從於泉臺訴其冤恨於冥冥之中矣噫松沙奇翁已序實心石宋丈又跋焉事實炳炳可述朱溪贊焉胥胤大淳謂知其實莫余詳請記實甚勤竊有感賞而樂道之畧書以貽之

傳

庾氏夫人烈傳

夫人姓庾氏茂松其籍判書公諱順道其先故吾族叔諱鍾豐其夫夫人自髫齡有貞淑閒一之德晝不遊庭夜必以燭而事父母孝雖一味一衣不先於己人稱孝女及笄受禮幣於吾族叔而未及于歸族叔偶罹奇疾殆不可救夫人聞報赴家血誠扶持將至危革乃裂指割股僅回數日之命而修短有數終不免呼復夫人節哀忍痛初終葬祭一依禮制每朝夕往省于墓如侍墓樣蓬首三年不換一着之衣但以

糜粥延續命日月不留遽當終期哀痛窮激頓絶方甦乃告家人曰夫亾之日義當偕從而苟延于今者爲其斂葬與三年奉奠之無託耳遂永絶水穀而逝時年十九嗚呼夫人生長草野僻巷曾未讀史氏之書此豈非出於天性之特烈者乎盖忠孝烈三者人之大綱而忠孝以盡心於事君事親之道而名焉此有所爲而爲之但烈以其夫死之後守義不改而名焉卽無所爲而爲之故古今所以特烈之罕有也夫哀痛之心切於始而緩於終常情而今夫人所以下從之志已決於喪天之日而克遂於撤遯之終若夫

人眞可謂不以盛衰存亡改節易心者也何其烈之如是哉卒以從姪行源系而門祚零替時制不古尙未蒙旌那得無幽明之憾然其實行之炳炳豈以旌不旌爲加損哉令人追思不覺凜然有生氣玆撫錄其槩俟後之太史氏云

墓碣銘

族叔勇齋公墓碣銘 並序

公姓鄭氏諱鍾三汝玉勇齋其字號系出晉陽以麗朝光祿大夫門下侍中平章事英節公諱藝爲遠祖而傳數世有諱時陽號松巖官至兩館大提學退休

晉陽是生侍中諱裕號學堂是生議政府左贊成諱
均謚文忠四傳有若大提學封晉陽府院君文英公
諱霮有若吏部尚書藝文館大提學文良公諱乙輔
而行尚書左僕射　贈光祿大夫封晉陽君諱璸謚
忠莊是爲南來中祖也是生諱咸道人　本朝行咸
從縣令是生諱維綿紬皆爲縣監而綿之孫有諱繼
童　世宗朝官至議政府左贊成三傳有通訓大夫
水軍節制使諱宗舜始居于茂長茂長之有晉鄭自
此始五傳有諱卿得有孝行諱彥壽有諱亨達郎公
高曾祖三世也諱甲奎號果圃其考也瑞興金氏諱

麗運其外祖也兄弟三人公序居末 純廟甲申五月二十日 上王丁亥二月二十六日公之生卒也石谷面德林里後草堂洞坐艮原其藏也淸州韓氏諱泰休女其配也擧一男弘源娶光山金泰星女生三男三女曰休澤休溢休基曰光山金在鱗安東權泰信居昌愼訓晟曾孫男賢默休澤出東煥南煥休溢出啓煥休基出餘幼不盡錄公生而天性孝友才藝敏慧自解語時與羣兒遊不作妄戲屹若成人人期以大器稍長事親誠孝而餘力學問諸子百家之語無不曲暢旁通嘗以親意事擧子業出入場屋十

數年竟坐不中命道之外奈何及丁外內艱也易戚
備至三年之內捨置餘事日夕同兄弟侍于喪次專
以治喪講禮爲事服闋遂謝場屋潛心性理究所以
爲人之道其晩年進修豈可量哉遠近從學者舍不
能容而皆提撕警覺諄諄不倦士友推重世稱勇齋
先生噫朱子曰美質易得至道難聞觀公之孝之悌
之德則使得志而行其所負之重則措用施設奚但
爲一時良有司而止哉其肖子令孫爛乎盈門克承
家聲神明福善之理於此益信其昭昭矣乎公卽余
之族叔肖嗣宖源族兄謂詳其生平行誼之實莫余

若狀行而請一言以徵後余實不敢而亦不敢不言
遂爲之銘銘曰生稟敦潔自然近道學溯淵源性根
孝友草堂之原君子攸藏肖子善述伐石表阡不朽
者在銘何可長

孝子省齋高公墓碣銘 並序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余嘗觀人子之實
於孝則知其爲人之能於仁矣然則孝爲百行之源
者其不信然乎哉長興高公諱時益號省齋寔余外
黨從叔余嘗詳其生平實行無非出於孝之一字而
士林之薦剡已藉藉於鄉省宜其行治之實終不泯

泯而尚無聞於後無乃其雲仍之零替不振故耶肖
孫濟陽亦孝子人賫其狀泣余而丐隧道之文甚勤
余之言固知不足以不朽而柰此忝在戚誼終有所
不可辭者何謹按公遠祖麗檢校軍器監諱福林而
傳數世有若北部尚書諱臣傅人 本朝有若 贈
戶叅諱悅彰信校尉諱尚志皆其彰明較著者也有
若諱處依諱漢郁諱顯諱廷弼即公考祖曾若高四
世也慶州金氏諱時憲女其妣也光山李氏諱相祿
女其配婦德咸宜舉一男一女男曰永鎭女壻曰全
州李潤皓曰濟陽曰光山李喜奉其孫男若壻曰元

桂曰茂松庚仁鳳其曾孫男若婿也公生于 純廟
癸酉殁于 上王庚辰茂長之石谷面玉山里大山
嶝抱 原其衣履之藏也公生而性根孝事親之節
不敎而能年十七遭母夫人疾就藥糜扶助靡不用
極竟至不起乃割股裂指以延七日之命及丁憂也
毁瘠骨立克遵禮制朔望展墓雖雨雪不廢每値忌
辰必齋沐蠲潔致其如在之誠老而不少衰此其非
終身慕不已者耶且性眞率不喜赫赫近名而散於
接濟仁於酬施凡此百行豈非從孝弟中流出者耶
鄕黨莫不嘖嘖稱純孝君子人噫以公之孝之行若

遇時而推之於事君則其嘉猷良圖之可傳於後者奚但止此然見一羽可知其全鳳之美遇不遇不足以爲公惜也旣掇其槩系之以銘銘曰天生篤孝高氏之門醴泉靈芝有源有根不朽在玆余非阿私伐石表萬年幽宅兮孝子慈孫靡涯之思

淑夫人宋氏墓碣銘 並序

夫孝烈人彝之大綱能一於此人猶爭頌況以夫人而兼之者乎夫人卽礪恩君玄孫而爲全州李氏贈通政諱在炯三聘婦以 純廟丁酉月日生于綿城之高節里第自孩齡性孝且淑事親愛敬持身貞

潔年十九歸于李氏移所以事親者事舅姑舅姑稱
其孝承君子待妯娌一以和順庭無間言其夫初聘
邊氏無育而卒再聘朴氏擧一男朴氏又不幸夫人
當此家門凋殘之會克撫育憐恤無異已出年纔四
周丁夫喪初終葬祭一遵禮制及服闋之日卽欲下
從而旋念老舅在堂供養無人幼孩在襁保育無託
乃含冤忍痛奉先撫幼各盡其道及遭舅憂哀毁踰
節而喪葬盡禮迨其子稍長敎之義方勤孜紡績遂
致資業稍饒値丙丁饑饉傾囷賙血內流離之戶而
窮交冷族無不待以擧火焉夫人平生康寧一日猝

病召子若孫諸婦慨然告訣曰吾自歸汝門早寡煢子而至于今日庶見繩武之足恃吾死無憾汝輩尚勉焉勿隳言訖而終卽　光武己亥十一月一日壽止七十四靈光之六昌里長嶝　坐原其藏也夫人無育前室朴氏男鶴信通政大夫行敦寧府都正孫男朝奉大夫行童蒙敎官鉉碩次鉉京鉉夏曾孫男定淵克淵珍淵吉淵鉉碩出思永燦永仁永時永鉉夏出餘幼不盡錄嗚呼夫人曾讀史氏書耶抑天姿之慧耶夫受人所託而盡其事許人以信而終其節雖古之烈烈大丈夫有所不能而以夫人而能之安

知千載之後復有陳孝婦出於李氏之門乎肖孫鉉碩亦誠孝人痛其懿蹟之蕪泯將伐石表墓道掇其行請不朽之文於余此孝子慈孫靡涯之思是不可以不銘銘曰性根孝烈心澈氷霜奉老鞠幼克期稍榮一門賴昌百世流芳實行在玆銘何可長六昌之原肅肅斧堂漢陳孝婦於斯有光

長興高氏設壇碑銘 並序

高氏之貫長興者爲東方著族其子姓可謂繁衍而生員諱自溫爲長興之宗派是生縣監諱震生主簿諱景行生進士諱宗命生諱應適生諱傳濟生諱斗

元而厥後傳數世後屬遂零替不振其墓所之在靈光官書堂若高城山若大谷等地而失其位次久矣生員公之十三世孫濟陽痛先德之蕪泯無徵將世享永替遂擬築壇竪碑于官書堂之麓列刻縣監公以下六世考妣位於碑面歲行一祭竊欲記實於碑陰以徵來世而謂悉其詳莫余若泣而請一言於余余於濟陽忝在戚屬之誼聞之不勝惻惻于中也噫人家之中替而失其先系若墓位之傳者自古有之奚但濟陽已哉挽近世衰倫斁或以爲恬常而能汲汲於墓木旣拱之下以圖報本追遠如濟陽者幾何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觀濟陽君思孝之誠如此其擊則可知其子孫之將昌大於無竆余於此竊有感傷而不敢辭姑記實以竢且為之銘曰著姓東方屹屹高族零替中年子姓流落延及六世墓位胥失瞻掃無處歲享久闕有孫濟陽浚懷報本立碑設壇權行合奠禮近于情庶乎無憾余忝戚親聞言卽感玆敢替述用慰精靈神理昭昭應感冥冥百世不替香火其長

孝子戶曹叅判李公碑銘 並序

嗚呼此故孝子全州李公之碑也公諱鶴信字聲玉

郎完山府院君諱天佑之后而有若驪陽君諱宏松崖公諱增疎軒公諱宗烈是其彰明較著者也 贈通政諱在炯淑夫人潘南朴氏武壽女其考若妣而礪山宋氏鍾嶔女其繼妣也公生于 哲宗壬寅九月十五日而翌日失其恃公自幼至長受教養於宋氏其恩義之浹長寔多於所生昊天之報何時可忘及丁其憂攀擗哀號幾至頓絶晨夕展墓不以雨雪廢啜素三年毁瘠骨立每値喪餘輒徹宵號慕恍若袒括之日至老衰不懈鄉黨稱其孝士林薦其狀其實行懿蹟昭載三綱錄不須詳也噫李門之靡替也

旣有宋夫人之孝烈又有公之繼述此豈非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哲嗣鉉碩將伐石表道周狀其行徵一言於余余於此竊有感賞而樂道之遂不辭而銘銘曰不有撫育之勤苦那全體髮之生成欲報三春之輝祗切寸草之情終身慕不已兮士林之頌同聲君子有孝子兮伐片石而銘章秉彛之同攸好德兮吁嗟行路指點彷徨

題忠賢祠碑後銘 並序

此鄕僻處海隅謹按國初輿地勝覽書此鄕之俗曰俗尙漁獵民俗之貿貿可想其一端也何幸石灘李

先生在麗末以忠直見黜爲長沙監務此在 國朝沿革前其後百餘年眉巖柳先生以當世賢儒左遷爲此邑守宰此在沿革後事自後鄉俗丕變皆知親上死長之義此所謂子美之不幸西蜀江山之幸者歟本鄉人士慕其遺澤之愈久難忘立祠于縣東文廟之西南隅而享之有年矣其後本鄉進士吳公添善以時太學首任錄其事封章達于九重之下特蒙優批賜額曰忠賢 命禮官祀之自是鄉士夫於春秋享祀之禮亞於文廟儀式爾來爲幾百年矣嗚呼時運有關於盛衰粤在戊辰年間以朝令有毁祠撤

享之舉縣人乃立石於遺址凡里之居民或有癘疫與灾異則祭輒有效故黍稷肥牲課日無闕云噫昔柳柳州驚動鬼神禍福以食其土者豈非此歟人之過者目其里曰忠賢祠鐵爐步之遺風亦可想像也余每過遺址必拜于石而彷徨不忍去者非直爲江山之勝也嗟余生晩未能供灑掃之役於先生之門而不幸生國祚衰替之日未得聞先生叱馳下床之言此未嘗不感慨于中者也因爲之銘曰嚴先生祠得范文公記而其遺風乃與山水共長羊叔子碑賴歐陽公筆而其遺蹟閱幾春秋益章嗚呼兩先生忠

賢之名於漢晋尤有光也歟

龍塢集卷之四